

諸大家
批評

呂選
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發行

諸大家
呂選八家古文

蘇文東坡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
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
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
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
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
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
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腸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
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

從小處引入

樓云

曲折

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遁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失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

引喻切

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

利而不知義。見形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

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

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

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

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

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

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

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

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

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

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宋史

上海師範大學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皆條例事件議置監官夔路

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

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

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

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

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

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

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

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

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

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

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
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
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
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
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
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
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
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
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

樓云此議論好施之神宗朝尤切

樓云明切而婉

自有當講求者

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憬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使百官集議。都

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

言水利

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

切中情矣

遣使中所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益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剝，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

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

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諷切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接云說出王介甫之病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歿。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

備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蓋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

借事論事

又二

以常平駁青苗

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又所見為証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

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蘇東坡文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

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

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

樓云精神全在呼喚助詞

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

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

風俗本乎道德

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

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

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

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

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

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于武宣矣。

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于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喻君子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

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肅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